



联合国人道主义思想教育小说系列之二
United Nations A Humanitarian Novel (中英文对照)

非洲少年历险记 天堂的破灭

Thomas and Deng
Paradise Burning

(美) 杰瑞·比萨奇 著
(Jerry Piasecki)

李功浩 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United Nations

联合国人道主义思想教育小说系列之二

A Humanitarian Novel (中英文对照)

非洲少年历险记 天堂的破灭

Thomas and Deng
Paradise Burning

(美)杰瑞·比萨奇 著
(Jerry Piasecki)

李功浩 译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非洲少年历险记: 天堂的破灭: 汉英对照/ (美) 比萨奇
(Piasecki, J.) 著; 李功浩译.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7. 10

(联合国人道主义思想教育小说)

书名原文: Thomas and Deng

ISBN 978 - 7 - 5095 - 0223 - 5

I. 非… II. ①比…②李… III. ①英语 - 汉语 - 对照读物
②中篇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H319.4: I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42960 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n>

E-mail: cfeph@cfeph.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64033436

北京财经印刷厂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80 × 1230 毫米 32 开 9.375 印张 216 000 字

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 22.00 元

ISBN 978 - 7 - 5095 - 0223 - 5/I · 0005

图字: 01 - 2007 - 4139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有时当我们听到有关战争、饥饿和损伤时，我们认为如果这不是发生在我们村子里就不会对我们产生影响。但是，这样想是错误的。每个地方的年轻人都有同样的希望和梦想。

日本的儿童和索马里的儿童都希望得到同样的爱、关注与和平。

当你阅读这本书的时候，你面临这样的挑战：敞开心胸，聆听你的心。你的那些遍布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正依赖你勇敢地站起来与那些危及无辜民众的不公平的、仇恨的以及所有一切邪恶的事和残忍野蛮的行为做斗争。

通过演讲、行动，你能够促进和平。从你自己的家人、邻居、同学开始，从你的“黄金法则”开始……用尊敬和宽容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就如同你自己期望被如何对待那样。

.....

——穆罕默德·阿里

序

我相信来自于穆罕默德·阿里的话是发自他的内心和灵魂的，是直接针对每个读者的内心和灵魂的。作为一个真正的和平使者，阿里的话总是具有很重的份量和重要性。从来没有像在这儿这样。在这本书中，他们将在未来的几十年中，对数百万儿童的生活产生持续性的影响。我们不需要讨论关于儿童和武装冲突问题的细节，这些将在奥拉瑞的前言中，或在本书后面的材料中得到处理。反之，我们想让阿里从情感层面去触及年轻读者，以激励他们采取行动。

一些能考虑到的可行的方面如下：

- 告知读者，除了统计、事实和数字以外，武装冲突影响着真实的年轻人，他们和各个地方的年轻人一样，分享着同样的希望、梦想、恐惧和爱。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世界各地的年轻人的共同点，而不是文化或人为的政治分歧。也许阿里可以在这方面分享一些他的个人经验和观点。

- 呼吁年轻人要打开对世界各地处于这种情况下的

同胞们敞开胸怀。他们必须知道，只要有一个孩子处于危险之中，那么没有哪个孩子是安全的。我们可以摸摸我们的信念，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和神圣的责任去设法帮助每一个受苦的人、受奴役的女孩、受折磨的男孩、儿童兵、出生时就有艾滋病的婴儿和他或她12岁的母亲。年轻人需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关注为什么要伸出援助之手。关心照顾儿童，不仅仅只涉及一个村庄，而是全世界。

● 激发大家行动起来。在消息中，阿里也呼吁年轻人加入到这一运动中来，以拯救卷入武装冲突的儿童，并防止将来其他人落入同样的恐怖与仇恨的深渊。无论是通过收集衣物、写信给政客、成立人道主义行动俱乐部、与联合国或非政府组织联系，或者干脆告诉朋友们这个问题……有很多每个年轻的人可以做或者现在在做的事情。如果想不到其他的，每个读者应该知道，在自己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他们不得不做出选择是否要帮助那些年轻人，或者不去理睬这个问题并长大。这个时刻可能是很小的，或者是历史性的，但在这个时候，我们希望他们至少能记住像《非洲少年历险记》、《乱世小玛丽》中描写的年轻人，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精神指导。

第一章

托马斯

“你听说在魁塔卫学校发生的事了吗？”奥匹亚·布拉波不等他的好朋友托马斯·温杜穆回答，接着说，“他们带走了他们，他们把他们全部都带走了！”

“谁带走了谁？”托马斯问。尽管半小时前他就从床上爬起来了，但他还没有完全从睡梦中清醒过来。星期五的早上对于托马斯是艰难时光，他总想着星期六早上可以睡懒觉了。在星期五去格莱第镇中学的路上，他又总是想看看到底闭着眼睛能走多久。

“请你慢慢说，好吗？”托马斯打着哈欠说，差点儿撞到树上，“你像蜜蜂一样嗡嗡的，弄得我脑袋都大了！”

奥匹亚轻轻拍拍托马斯的后脑勺，然后说得更快了，“哦，你想要头疼？好，头疼来了！睁开你的眼睛好好听着。我从奥德旺加那儿听到的，奥德旺加从凯耶比那儿听到的，而凯耶比又是从威利·泽盖比的神父那儿听到的，他们把他们全都带走了！”

“好，好，好。”托马斯站在尘土飞扬的路上，不走了。“我有三句话要说。第一，再问你一次：你在说什么？第二，我是不会再把你的玩笑话当真了。那么第三……第三就是，如果你再打



我一次，我就要你的鼻子！”

“我的鼻子？”

“你的鼻子。”

“只要我的鼻子？”

“奥匹亚……你！”

“好吧。”

奥匹亚又拍拍托马斯的脑袋接着说：“不是玩笑，那个 DRF 组织，他们包围了那个学校，带走了所有的人。”

“你疯了，你知道吗？奥匹亚！你是一个疯子，如果你认为我会相信你。那个 DRF 组织离我们远着呢，甚至都不在我国，对不对？他们不可能来这儿，完全不可能！”

“他们确这样做了，不信你问问魁塔卫学校的任何一个人。”

DRF 就是民主抵抗前线组织。从托马斯五岁开始，他就听到关于他们是如何绑架小孩并让这些孩子参加战斗的事情，但是，那些事都发生在边境，距离这儿非常远。而现在，近十年后，托马斯认为他的好朋友要么是在散布谣言，要么肯定又是在搞恶作剧。他最不相信的就是奥匹亚说的话。

托马斯把他的朋友推得远远的，“我不会去向任何人打听你说的任何事情的！你像一个老女人一样说三道四的。”

“我像一个老女人吗？”

“是的。”

“好啦。托马斯，我是你的好朋友，相信我！”

托马斯笑着说：“你是我的好朋友，但是相信你就如相信蛇只会舔人而不会去咬人一样。”

“你什么意思？”他伸吐着舌头，看上去很伤心的样子。

“记得吗？你对我和贝莎达做了什么？啊？”托马斯问到，“记得吗？”

尽管奥匹亚努力绷着脸，但他严肃的表情还是露出一丝浅淡的微笑，接着就咧着嘴大笑了起来，“是呀，那还算不错的呢！”

那学期刚开学没多久，奥匹亚使托马斯确信附近女子学校的校花贝莎达对他已生爱慕之意，他要想赢得她的芳心就是送她一支盛开的红花，周围还要被紫色的小花包围着。奥匹亚说贝莎达非常羞涩不敢和托马斯交谈，因为她不知道他的想法，而这些花就能说明他喜欢她，但这些花一定要在秋季摔跤比赛的时候送给她。

奥匹亚还振振有辞，“在那个地方她会感到舒服些。一个羞涩、甜美的女孩儿，一定是犹豫了很久才同意接受这束有着象征意义的花吧。托马斯，这可是你的机会，别错过了！”

摔跤节一大早，托马斯洗了两遍澡，还“借”了一些爸爸的须后水，又在他家附近的灌木丛中搜寻了一些最美丽的花。然后为了不至于到摔跤比赛场地时浑身是汗，他慢慢地走到了比赛场地。

“贝莎达，这些是送给你的。我喜欢你，真的非常喜欢你。”

“你疯了吗，伙计！”贝莎达带着既可笑又蔑视的表情说，“威廉！”她喊着，带着命令的口气，“来一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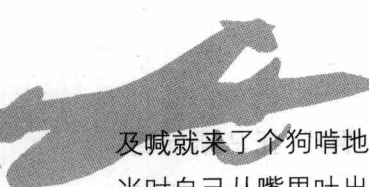
“怎么了？”一个大约比托马斯大两岁，人高马大的年轻小伙走到贝莎达身边，用手搂着她的腰。

这就是威廉，邻村的摔跤冠军，强壮、凶暴、妒嫉心强。

“这个家伙，相信吗，他竟然想给我送花！他对你多么的无礼呀！”

托马斯还没来得及转身跑掉就感到自己飞了起来，没有来得





及喊就来了个狗啃地，整个脸埋在了一个小泥坑里。托马斯记得当时自己从嘴里吐出的脏东西，抬头看到奥匹亚笑得满是眼泪的脸，也听到了摔跤比赛场地贝莎达以及所有人爆发出来的大笑声。

威廉笑着说：“我们会非常害怕别的镇上的摔跤手，他们是知道怎么飞的！”

托马斯最后原谅了奥匹亚，但是他当然不会忘记那种尴尬。他也发誓不论在何时何地永远不会相信奥匹亚不得不说出来的话。

为了友谊，作为对托马斯宽容的回报，奥匹亚承认自己是一个谎言家，尽管后来他又声称当时是不得已而为之。

“在你那次那样对待我之后，你居然还奢望我还会相信你吗？你忘了我发的誓了吗？”托马斯用手拍着屁股走向试图躲避到马路上的奥匹亚。

“但是这次我是认真的。托马斯，等着瞧吧，一切都是真的。”

“你说真的？我倒是真想听真话呀。你听着，你还记得我说的话吗，记得吗？”

托马斯向前紧逼了一步，奥匹亚只好退了一步。

“你说什么？你是指我的玩笑？”

“不！”托马斯又追了一步，奥匹亚转身要跑。“我指你的鼻子！”

邓

“呸，我的儿子，你看看，这是秘密。”索曼·恩度库小心翼翼地把手伸到他最爱的一只带有棕色和白色圆点的鸡的身下，拿出一个无可挑剔的鸡蛋。“她就知道如何既能稳稳地坐好来保

持鸡蛋的温度，却又不至于劲儿太大把壳弄破。”

“爸爸，”邓笑着拍着爸爸的背说，“不过是只鸡嘛。”

“一只只有智慧的鸡！”

“老爸，我觉得您当农民的时间太……太长啦！”

“从一只鸡那儿能学不少东西呢！”恩度库先生笑着说。

“学到什么？”邓不以为然，“学咯咯地叫吗？还是……怎么孵蛋？”

邓比较着鸡蛋和母鸡的大小，“我想，也许有些事让这些鸡来做会更好。”

“瞧瞧，千万别不把她当成一回事哟。”

“我宁愿把她当晚餐。”

“行呀，那么明天一早……你来下蛋。”

这是一年中最美丽的时节当中一个最美好的早晨。很快就要到收获红薯的时候了，哪怕是战争来了，恩度库一家也不愁吃了。农场太小，收获的粮食仅够邓和父母亲以及他的两个兄弟吃，剩余的一点儿就用作在路边儿摆摊赚点儿钱。这钱恰好能够支付大儿子一个月五美元的学费。他们家只能供得起一个孩子上学，只能是年纪最大的17岁的多耐特了。邓，刚满15岁，他和16岁的哥哥拉特克帮着种庄稼，还饲养着一群鸡、两只山羊和四头奶牛。这些都标志着恩度库一家是这一片儿最富有的人家之一。

虽然十年来他们的国家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可恩度库一家却很幸运。他们的农场在边境上，并且到目前为止大多数的战斗都发生在好几英里之外。但是，近来，当恩度库先生独自一人的时候，他的脸上会显现出焦虑的神情。最近有太多的传闻，而这些传闻听起来非同一般的详细。他已经听说民主抵抗前线组织可能已经越过边境，军队也已经作好了作战准备。



过去他会想：“这些不过是些谣言，仅此而已。”可是现在这些想法却经常在他的心里出现，让他无法释怀。

当恩度库先生和邓以及邓的兄弟姐妹在一起时，他会用灿烂的微笑来掩盖所有的恐惧，因为他不想吓到他的家人，而且有很多事情还等着去做。

“邓，去帮你哥哥照顾好奶牛。”

“帮忙照顾奶牛，看鸡下蛋，一个孩子能做多少事呀？”

“那你就站那儿，我会帮你找到答案的。”

“奶牛，老爸。”邓转身向河那里跑去。“奶牛，奶牛，奶牛，我要去帮拉特克喽。”

恩度库先生笑了笑，他以这个儿子为荣。邓是他三个儿子中年纪最小、最瘦，但却是最聪明的。邓继承了他父亲的微笑和漂亮黝黑的皮肤，母亲瘦小的身材和极其敏锐的头脑。

“将来有一天邓也会去上学的，”恩度库先生对着他钟爱的鸡念叨着，“或许会有那么一天的，难道你不觉得吗？”

这只带有棕色和白色圆点的鸡咯咯咯的回应着，又坐回到蛋上。

“你是对的，”恩度库先生说，“我们还有事情要去完成，做梦是浪费时间呀。”他向地里走去，又突然停住了。闻着空气里的味道，焦虑的表情又一次布满了整个脸。空气中有什么东西烧焦的味道，但这味道是什么，又从哪儿来的呢？

托马斯

托马斯在去学校的路上，在那棵高大的橘子树附近抓住了奥匹亚。他把奥匹亚摔倒在地，然后用膝盖紧紧地将他的双臂压在地上，让奥匹亚动弹不得。托马斯比奥匹亚高大，也比他跑的

快，奥匹亚很快就投降了，愿意用鼻子来求得宽恕。

“你留着你的鼻子吧，”托马斯从他身上跳了起来，“我才不想碰它呢！”

“谢谢你，谢谢，谢谢你，我尊敬的仁慈的首长。”奥匹亚哈哈笑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你记着，你的鼻子是我的！”

托马斯还有六个月就 15 岁了。他几乎和他的父亲一样高，他的父亲身高还不到六英尺。托马斯 13 岁的时候是班上个头最高的男生。现在，人家都长高了，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矮。他那圆圆的脸、大大的眼睛让他看起来比他实际年龄要小得多。更让他气的要发疯的是玛格丽特——他的大姐当着她朋友的面拧着他的脸说：“瞧，我可爱的小弟有着这样一张可爱的婴儿脸。”

玛格丽特 16 岁，托马斯总是喜欢在她的朋友来玩儿的时候和她们呆在一起，就是为了观察、倾听、了解女孩子。拧一下他的脸是赶走他最快的方法。

“快来，”托马斯边说边跑向那棵橘树，“谁最后一个爬上去，谁是蜥蜴的情人。”

那棵橘树高出灌木丛许多，从树上可以看到还有一英里多远的学校。托马斯坐在一个 V 字形的树杈上，奥匹亚坐在他对面两个树干的交叉处。他们经常坐在那里谈他们的梦想，计划他们的未来。

“昨天我在姐姐的一本杂志上看到一张湖船的照片，”托马斯一边用他的小刀小心地切开一个橘子说，“船长正帮着一位美丽的外国女人上岸。将来有一天我也会是那样的。”

“你想将来有一天成为一位美丽的外国女人？”奥匹亚将一块橘子皮扔向托马斯。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你怎么知道她是外国人？”

“从她的裙子，看起来像是法国产的。”

“啊，我明白了。”奥匹亚大咬了一瓣儿橘子，橘子汁儿从牙齿中渗了出来，一直流到下巴。“你想将来某一天穿一条来自法国的裙子。”

现在轮到托马斯扔橘子皮了。

“我把那张画剪下来了。明天我也许会带来。”

托马斯很小的时候，爷爷带他坐船来这大湖玩了一次。从那之后，托马斯就梦想着成为一名船长。他似乎看到自己驾驶着船一会儿在平静清澈的湖上，一会儿又和暴风雨搏斗着。

“得了吧，伙计。”奥匹亚向后靠着树干，“你知道你妈妈和爸爸抚养你长大是想你成为一个学者，不是一个水手。”

托马斯的父亲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妈妈是一位老师。他们坚持让他上吉拉提镇中学，那儿的老师不会因为他的父母亲而对他喜爱有加。

“是啊，”托马斯想着自己正接着那位美女的手并小心地引领她上岸。“你说的对。”

奥匹亚剥下一片橘子，把橘汁挤到嘴里。“有一天你会一鸣惊人，不会有时间和老朋友爬橘子树啦！”

“老朋友？谁呀？”托马斯呵呵地笑着。

“你看，忘了吧。”

“你，我是不会忘的。”

奥匹亚吐出一个橘子籽正好打在托马斯的前额。“很可能会哟！”

“奥匹亚，看！”托马斯指着朋友的身后。

“哦，现在你想逗我啦。你应该最清楚试着那样做的结果。”

“不是，看学校那儿。”

托马斯指着学校方向，奥匹亚回头看着。

“那里发生什么事了？”

从树上，这两个男孩子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校——四幢长方形窄窄的建筑组成的建筑群，中央形成了一个主要用来踢足球和休息的操场。当托马斯不经意地朝着学校看了一眼时，他看到所有的学生都没有走进教室，而是集合到了操场上。

邓

“拽着它的尾巴，抓紧！”拉特克对在水里奋力游着的邓大喊，“让它拉着你，别向后拉！踢，快踢，邓！”

邓是一个糟糕的游泳者，而且这条河，水流湍急。他和哥哥的工作就是要每天把牛赶到河的另一边去放牧。拉特克可以游得像一条鱼，邓却像一块大石头一样一直往下沉。为了能努力学好，邓跟着一头牛走到河里，在它开始游的时候抓着它的尾巴。虽然也会被拉得很远，但他只能努力地不顾一切地仰着头，双手拽着尾巴。

他的哥哥总是鼓励着他，高喊着，然后笑话邓在牛屁股后拼命的样子。

游泳对于邓来讲只是过河战斗中的一部分，真正的考验是选择松开牛尾巴的时机。如果松开得太早，河水如果太深，那么他就会沉入水里直到拉特克拽他上来。如果松晚了，牛会因为感觉受侮辱而踢他。很多时候邓回家时在身体不同的地方都带有牛蹄状的碰伤。





这天，牛蹄恰恰踢在了他的肚脐眼的右下方。

“为什么游泳会如此痛苦？”邓抱怨着。

“今天又踢你哪儿了？”拉特克跟着他的弟弟爬到了岸上。

邓指指被踢的地方。

拉特克嗤嗤地笑着，“在我看来，你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人。”

“你说幸运是什么意思？”在回过神儿之前，邓气冲冲地说。

“哦。对，你是对的。”邓想起那次踢在左边，比这次低一点儿的位置。想到这儿，这次的疼痛似乎不那么厉害了。

“别着急，有一天你会学会游泳的……”拉特克轻轻地拍着弟弟的背，“……不需要牛。”

“那会是哪一天呢？”邓气喘吁吁的揉着肚子。

“在你别无选择的时候。”

第二章

邓

父亲在地里耕作的时候，邓和拉特克正要去看看那些奶牛，确保他们没有漫步到相邻的农场。如果有那样的事情发生，兄弟俩铁定会遭到一顿鞭子，不仅是那个农场主人的，还有他们父亲的。那农场主人的鞭答总是狠得难以让人忍受，而父亲只是认为应该让他们明白要为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承担后果。兄弟俩在得到一次教训之后就明白了。所以今天，这些牛只要稍稍采取强迫行动就会非常合作。

“你先看着。”拉特克躺在一棵小树树荫儿底下说，“我要思考一些重要的事儿。”

没一会儿，拉特克就睡着了，还像狗一样打起了呼噜。这是常规，一个小时左右邓会叫醒哥哥，该轮到他自己“思考”了。通常，邓愿意花这段时间要么在树干上刻图画，然后在路边儿卖，要么为了和他哥哥的高超技艺一比高低而努力练习用石头打鸟。虽然他从未打中过，但他一边留意着那些奶牛一边不停地练着。然而今天，他有更重要的事要处理。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只专门为这种场合准备的旧袜子，将干草